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夢

痕

趙同和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趙同和著

夢

痕

臺灣商務印書館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韶光荏苒，今距本文庫創刊時恰滿三年，出版書號已達一一一〇，冊數多至七百三十，間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深覺可惜。幾經考慮，決自本年七月，即創刊第四年之日開始，於原有單號及雙號之外，新增特號一種，凡每冊自三百五十面至五百五十面者，一律作爲特號，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維持定價一律之原則，當爲讀書界所樂聞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王雲五識

尹序

同和兄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從大學畢業到今天，已有二十八年。一個人如果能夠幸運的活上一百歲，二十八年也已佔了四分之一還多。難能可貴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是我們二人的友誼，實際上已不祇二十八年。如果從我們開始當新生互相認識時算起的話，應該是三十二年。

雖說這樣，但直到十幾年前，我才發現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畫家和詩人。寫詩，他用「青山」做筆名；收在這個集子中的七十六首新詩，都是民國四十幾年間，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的作品。作畫，他自署「二呆」；因為他還有一位早逝的，也是我們同班同學的兄長——趙同庚。記得當我第一次讀他的詩，看他的畫時，心裡確實有份驚訝。這份驚訝，一方面是因為同和兄從大學畢業後，就到福建做縣長；大陸變色來台，也一直在台灣省政府服務；好像跟文藝工作並沒有什麼「緣」。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詩和他的畫，脫俗瀟灑，極有靈性；使我不能不對他「刮目相看」。心想：這麼一位「大少爺」，居然能寫如此好的詩，能作如此好的畫；叫我如何不驚訝？我說同和兄是一位「大少爺」，原是實話。他的家境十分好；即是抗戰期間，他也無須請求「戰區學生貸金」，雖然他的家鄉早已淪陷。不過，他雖是一位「大少爺」，卻沒有「大少爺」的脾氣和作風。第一，他不重視名利；第二，他瞭解生活艱苦，也能吃苦；第三，他非常看重友

情。記得剛到台灣後不久，有一年他從台中到高雄；巴巴的找到了我；那時我們已有好多年沒見面。他說：「我來高雄後誰也不去找；因為只有你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得意時你是我的同班同學；我不得意時，你還是我的同班同學。」想來，這該是他的詩畫所以那麼好的原因。

畫，我完全外行；偶爾說一兩句令人竊笑的外行話，也許還說得出。至於詩，我從來沒寫過舊詩；因為壓根不會。新詩，只在初中和高中時寫過，甚至在讀初中二年級時，還曾創下過一天寫一百首新詩的紀錄。在台灣這些年，雖然寫了不少篇的散文和小說，書也出了十幾本，還是沒寫一首新詩。不寫新詩，並不是我不喜歡；而是我覺得：第一，從事文藝創作，不一定需要「十項全能」；我自己更不是一個「十項全能」的材料。第二，在新詩方面，無論創作和欣賞，我已經是一位「落伍者」；所以還是藏拙爲上。只是，如果允許我作一位「落伍」的新詩欣賞者，我願意說：我看不懂今天所謂的現代詩。而且，也不贊同那種「詩不是寫給大眾看（讀）的」極端論調。

新詩，或說現代詩，如果不是寫給一般人看，那麼寫給誰看呢？記得有一年在高雄，跟一位詩人朋友談起來；我說：「現在的新詩連我都看不懂，怎麼可以？」那位詩人朋友笑了笑，沒說什麼。於是，我找出來一首新詩，要他解釋給我聽，他很樂意的向我解釋了；並且解釋得很好。只是，我覺得他的解釋大半不是來自字義；因此，就略帶懷疑的口吻說：「你今天的解釋跟明天的解釋，會不會不同？」他說：「會。」我說：「爲什麼？」他說：「那是明天和今天的感受不

一樣。」

有道理。這跟一位有赫赫之名的畫家朋友，對我發表的有關現代畫的理論一樣。（我所以未寫出這兩位朋友的姓名，是因為我這樣寫沒有徵求他們的同意。）他說：「畫什麼像什麼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現在的攝影技術已經很高超。現代畫是通過想像來創作和欣賞的藝術作品；所以，它什麼都像，什麼都不像。」

我自然沒有話說。不過，因為我是一個懶人；所以，仍舊喜歡山是山，水是水。所以，對於同和兄的詩，我也有一份偏愛。不過，我這樣說，並不意味同和兄跟我的見解相同。他的畫，很有點現代派味道；而他的一首詩：「夜坐」，也有如下的句子：

片片的雲朵好似活的詩篇，

每片上都刻着美妙的句章；

只要你能夠潛心體會，

聖潔的心靈會隨着飄盪。

可惜雲朵只是雲朵，雲朵不是詩篇；因為雲朵不是爲了讓人欣賞才在天空中飄遊。而詩篇，卻是爲了讓人欣賞才創作。要不，詩人們應該再洒脫些；寫了，自己看；看罷，撕碎丟掉；既不必印在詩刊上，更無須貼在咖啡屋的牆壁上。不過，我這話說得可能有點過火。如果詩人們高興，我又有什麼理由亂作主張？

話，還是說到這兒爲止。照我這個詩的「落伍者」的看法，詩既是希望有人看，就不能不顧及到必須讓人看得懂；看得懂，才能藉詩的情感和思想，使讀者發生共鳴。如果詩像雲朵，只能供人猜；很可能一個人說那朵雲像獅子，另一個人說像老虎；那麼，又可能不是創造雲朵者的意思。創造雲朵者的意思，可能是希望人們看到這朵雲，覺得像朵玫瑰花。

同和兄的詩雖不是雲，却有雲朵般的美麗和空靈。從他的詩中，讀者不僅可以獲得很多心靈的慰藉，也可以獲得很多人生的啓示。

尹 雪 曼（五十八年八月）

自序

一個人對名利的淡泊，我認爲小部份由於修養，大部份是天生的。而在真實的生活歷程上，每個人總得有個哲學思想來支持；不然恐怕活得就有點莫名其妙！假如人生真的是夢，那還有什麼可追逐？

夢，「莊生夢蝴蝶，蝴蝶夢莊生」。當八歲的時候，聽了這個故事，就翩翩然遨遊在夢境裡；有時遇事，實在不知是夢，還是真？

在個人五十二年的生命中，有多少喜、怒、哀、樂的情懷；有多少酸、甜、苦、辣的滋味；有歡笑，也有痛苦；編織成繽紛的夢。

從沒有物質的匱乏。在這個動亂的大時代中，該是滿足的；但不知那來如許的憂鬱和感喟；淡淡的縈繞着；有時却又重重的撞擊着，是有因還是無端？

我知道人生有歡樂的一面，也有悲苦的一面；但我對那可悲、可憐，不平、不公是那樣敏感，那麼容易激動。在那些已逝的戰爭的日子裡，正在讀大學的我，有時真是想衝破這個夢！妻——顧振璜——却是十分樂天達觀的從數千里外來信說：「不必那樣；留得青山在……我們不都是青山嗎？」於是一顆憂鬱的心又開朗起來。

民國卅八年，這夢，更是做到惡夢的頂端。雖踏上避難的台灣，但整個心靈上所感受的淒楚，實難以負荷。非但沒有再工作的勇氣，甚至連再生的意念都那麼淡薄；整個的人都似乎被憂鬱所溶解。

在寂寞的日子裡，有着恐懼的心；在陌生的環境中，有着茫然之感。生活，就這樣下去；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是一片空白。整天我夫妻倆爲六個小孩忙碌着，這是生活中唯一的一點綠洲。往往整夜，我一人在想：國家的將來，自己的前途，孩子的幸福。還有，能否找出點人生的意義？還有那過去失落的歡樂！由「我們不都是青山嗎？」想到「我們還是青山嗎？」與人沒交往，甚至台北的親友，左右的鄰居，都像遠在天邊；孤寂似乎是夢中唯一的安慰。大概那時的心情，那時的環境，給我很多詩的感染，於是我就以「青山」爲筆名，寫出那時的感受，一寫就是三年。

是四十六年吧，怎麼也沒想到，我又會當起公務員來。這樣，好似電影鏡頭一閃，又換了一幕；我再度跌落在另一個夢境裡。於是終日勞形於公牘中，那份詩意的感受也淡了，我既不願無病呻吟，寫詩也就暫停。一晃，這夢又是十多年。

以目前的新詩標準來看，我的這些詩篇已是很落伍了。只因有一天雪曼對我說：「把你的那些詩印出來做個紀念吧。」我感於他的好意答應了。雪曼跟我是大學同班同學，他在中國文學上已有高度的成就。之後當商務印書館決定接受我的文稿時，我覺得雪曼的決定，也許不錯。

書，總得有個名字。名爲「夢痕」，是覺得人生若夢，遺痕不多。是爲序。

趙同和 五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夜於夢屋

目 錄

尹 序	一
自 序	一
枯 木	一
街 燈	三
春郊獨步	五
賣漿者	七
晨郊畫意	八
溪 流	九
生之程	十
夏夜的風	一
雨後日月潭	三

印 象	一四
秋夜的畫	一五
慈母手中線	一七
一粒細微的石子	一九
失 眠	二〇
烟 蒂	二二
夜 坐	二三
孩子們的家	二四
陋 屋	二六
鄉村之晨	二八
鄉村的黃昏	二九
小 河	三一
煩 惱	三二
別 情	三四
憶舊居	三五
星	三七

夏夜鄉情	三九
湖濱奇遇	四一
懷西山紅葉	四三
誌別	四五
打擊	四七
晚筵	四九
提琴演奏	五〇
求靜篇	五二
小築	五四
沙漠之旅	五五
夜城景色	五六
晨	五七
肥皂泡	五九
瀑布之歌	六二
噴泉	六四
重逢	六五

溪流·····	六七
醒吧，走！·····	六八
晨鐘·····	六九
夜海岸的情懷·····	七〇
要靠自己·····	七二
秋郊風景畫·····	七三
秋意·····	七五
秋夜·····	七六
秋野·····	七七
落葉小唱·····	七八
草堆·····	八〇
眸子·····	八二
補鞋者之歌·····	八三
依間·····	八四
病·····	八六
病房中的天使·····	八八

贈白衣女郎	九一
山村	九二
小村之晨	九三
鄉野暮色	九四
朋友，謝謝你！	九六
在每天傍晚	九九
耕	一〇二
墾	一〇四
植	一〇五
花	一〇六
根	一〇七
松林獨臥	一〇九
松枝	一一〇
如今，我	一一二
貽笑	一一三
刺繡	一一四

目 錄

六

夏夜的電燈·····	一六
給風雨中的孩子們·····	一八
大元山·····	二〇